

生字注音 疑难释疑
人物点击 要点提示

水浒传

施耐庵 著



吉林文史
出版社





水浒传

施耐庵 著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传/(明)施耐庵著. 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8.5

ISBN 978-7-80702-581-8

I. 水... II. 施...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明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9256 号

Shui Hu Zhuan

水 浒 传

原 著 施耐庵

责任编辑 周海英

封面设计 树香阁

责任校对 李洁华

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
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网 址 www.jlws.com.cn

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mm × 1168mm 32 开

印 张 30

字 数 950 千

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40.00 元(全套 4 册)

书 号 ISBN 978-7-80702-581-8

目 录

-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/51
-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/58
-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/72
- 第四回 赵员外重建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/81
-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/93
- 第六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官寺 /102
-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/110
- 第八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/118
- 第九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/124
- 第十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/132
- 第十一回 朱贵水亭施弓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/139
- 第十二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/146
- 第十三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/152
- 第十四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/158
- 第十五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/165
- 第十六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/173
- 第十七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/182
-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/192
- 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/201
- 第二十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/210
- 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/220
- 第二十二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宋全义释宋公明 /230
- 第二十三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/237
- 第二十四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/245
- 第二十五回 王婆计赚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/265
- 第二十六回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 /273
-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/284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第二十八回 | 武松威镇安平寨 | 施恩义夺快活林 /291 |
| 第二十九回 | 施恩重霸孟州道 | 武松醉打蒋门神 /298 |
| 第三十回 | 施恩三入死囚牢 | 武松大闹飞云浦 /304 |
| 第三十一回 |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|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/313 |
| 第三十二回 | 武行者醉打孔亮 | 锦毛虎义释宋江 /322 |
| 第三十三回 | 宋江夜看小鳌山 | 花荣大闹清风寨 /334 |
| 第三十四回 |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|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/342 |
| 第三十五回 | 石将军村店寄书 | 小李广梁山射雁 /351 |
| 第三十六回 |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|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/361 |
| 第三十七回 |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|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/369 |
| 第三十八回 |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|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/378 |
| 第三十九回 |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|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/388 |
| 第四十回 |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|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/401 |
| 第四十一回 | 宋江智取无为军 | 张顺活捉黄文炳 /408 |
| 第四十二回 |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|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/418 |
| 第四十三回 | 假李逵剪径劫单身 |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/426 |
| 第四十四回 |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|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/437 |
| 第四十五回 | 杨雄醉骂潘巧云 | 石秀智杀裴如海 /447 |
| 第四十六回 |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| 拼命三火烧祝家店 /458 |
| 第四十七回 | 扑天雕两修生死书 |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/467 |
| 第四十八回 |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| 宋公明二打祝家庄 /476 |
| 第四十九回 | 解珍解宝双越狱 | 孙立孙新大劫牢 /482 |
| 第五十回 |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|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/491 |
| 第五十一回 |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|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/499 |
| 第五十二回 | 李逵打死殷天锡 | 柴进失陷高唐州 /508 |
| 第五十三回 | 戴宗智取公孙胜 | 李逵斧劈罗真人 /516 |
| 第五十四回 |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|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/526 |
| 第五十五回 |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|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/534 |
| 第五十六回 | 吴用使时迁盗甲 | 汤隆赚徐宁上山 /541 |
| 第五十七回 | 徐宁教使钩镰枪 | 宋江大破连环马 /550 |
| 第五十八回 | 三山聚义打青州 | 众虎同心归水泊 /559 |

-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/567
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/574
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/582
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/592
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/603
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/610
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 /617
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/624
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/631
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/640
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/649
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/656
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/662
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闹东京 /673
第七十三回 四柳村除奸斩淫妇 三对证表义见英雄 /679
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/684
第七十五回 小七倒船偷御酒 李逵扯诏谤朝廷 /688
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五方旗 宋公明排八卦阵 /691
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/694

-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收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/697
第七十九回 秦明双夺韩存保 宋江两败高太尉 /701
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/705
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赚萧让 /710
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/716
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挥泪斩小卒 /723
第八十四回 宋江兵打蓟州城 俊义大战玉田县 /729
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/740
第八十六回 兀颜光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/749
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/755
第八十八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渡燕青射雁 /761
第八十九回 宿太尉保举宋江 卢俊义分兵征讨 /764
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第九十回 | 盛提辖举义投降 | 元仲良愤激出家 /769 |
| 第九十一回 | 众英雄大会唐斌 | 琼郡主配合张清 /775 |
| 第九十二回 | 公孙胜再访罗真人 | 没羽箭智伏乔道清 /780 |
| 第九十三回 | 宋江兵会苏林岭 | 孙安大战白虎关 /785 |
| 第九十四回 | 魏州城宋江祭诸将 | 石羊关孙安擒勇士 /789 |
| 第九十五回 | 卢俊义计攻狮子关 | 段景住暗认玉兰楼 /793 |
| 第九十六回 | 宋江梦中朝大圣 | 李逵异境遇仙翁 /797 |
| 第九十七回 | 乔道清法迷五千兵 | 宋公明义释十八将 /801 |
| 第九十八回 | 卞祥卖阵平河北 | 宋江得胜转东京 /804 |
| 第九十九回 | 徽宗降敕安河北 | 宋江承命讨淮西 /808 |
| 第一百回 | 高俅恩报柳世雄 | 王庆被陷配淮西 /811 |
| 第一百一回 | 王庆遇龚十五郎 | 满村嫌黄达闹场 /815 |
| 第一百二回 | 王庆打死张太尉 | 夜走永州遇李杰 /819 |
| 第一百三回 | 快活林王庆使棒 | 段三娘招赘王庆 /824 |
| 第一百四回 | 宋公明兵渡吕梁山 | 公孙胜法取石祁城 /831 |
| 第一百五回 | 李逵受困骆谷口 | 宋江智取洮阳城 /836 |
| 第一百六回 | 宋公明夜游玩景 | 吴学究帷幄谈兵 /841 |
| 第一百七回 | 燕青潜入越江城 | 李雄败死白牛镇 /845 |
| 第一百八回 | 孙安病死九湾河 | 李俊乘雪渡越江 /850 |
| 第一百九回 | 公孙胜马耳山请神 | 宋公明东鹞岭灭怪 /855 |
| 第一百十回 | 宋江攻打秦州城 | 王庆战败走胡朔 /859 |
| 第一百十一回 | 公孙胜归养亲闹 | 宋公明敕征方腊 /864 |
| 第一百十二回 | 张顺夜伏金山寺 | 宋江智取润州城 /870 |
| 第一百十三回 |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|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/875 |
| 第一百十四回 | 宁海郡宋江吊孝 | 涌金门张顺归神 /882 |
| 第一百十五回 | 宋江智取宁海军 | 张顺魂捉方天定 /888 |
| 第一百十六回 |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|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/894 |
| 第一百十七回 |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|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/899 |
| 第一百十八回 |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|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/904 |
| 第一百十九回 | 鲁智深杭州坐化 | 宋公明锦衣还乡 /908 |
| 第一百二十回 |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|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/914 |

第二十三回

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

话说宋江因躲一杯酒，去净手了，转出廊下来，蹴了火锨柄，引得那汉焦躁，跳将起来就欲要打宋江，柴进赶将出来，偶叫起宋押司，因此露出姓名来。那大汉听得是宋江，跪在地下那里肯起，说道：“小人‘有眼不识泰山’！一时冒渎（冒犯亵渎）兄长，望乞恕罪！”宋江扶起那汉，问道：“足下是谁？高姓大名？”柴进指着道：“这人是清河县人氏。姓武，名松，排行第二。今在此间一年矣。”宋江道：“江湖上多闻说武二郎名字，不期今日却在这里相会。多幸！多幸！”柴进道：“偶然豪杰相聚，实在是难得。就请同做一席说话。”

宋江大喜，携住武松的手，一同到后堂席上，便唤宋清与武松相见。柴进便邀武松坐地，宋江连忙让他一同在上面坐。武松那里肯坐。谦了半晌，武松坐了第三位。柴进教再整杯盘，来劝三个痛饮。

宋江在灯下看了武松这表人物，心中欢喜，便问武松道：“二郎因何在此？”武松答道：“小弟在清河县，因酒后醉了，与本处机密相争，一时间怒起，只一拳打得那厮昏沉。小弟只道他死了，因此，一径地逃来投奔大官人处躲灾避难。今已一年有余。后来打听那厮却不曾死，救得活了。今欲正要回乡去寻哥哥，不想染患疟疾，不能够动身回去。却才正发寒冷，在那廊下向火；被兄长蹴了锨柄，吃了那一惊，惊出一身冷汗，恐怕病倒好了。”

宋江听了大喜，当夜饮至三更。酒罢，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轩下做一处安歇。次日起来，柴进安排席面，杀羊宰猪，管待宋江，不在话下。

过了数日，宋江取出些银两来与武松做衣裳。柴进知道，那里肯要他坏钱；自取出一箱缎匹绸绢，门下自有针工，便教做三人的称身衣裳。

说话的，柴进因何不喜武松？原来武松初来投奔柴进时，也一般接纳管待；次后在庄上，但吃醉了酒，性气刚，庄客有些管顾不到处，他便要下拳打他们；因此，满庄里庄客没一个道他好。众人只是嫌他，都去柴进面前，告诉他许多不是处。柴进虽然不赶他，只是相待得他慢了。

却得宋江每日带挈(带领)他一处,饮酒相陪,武松的前病都不发了。

相伴宋江住了十数日,武松思乡,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。柴进、宋江两个都留他再住几时。武松道:“小弟因哥哥多时不通信息,因此要去望他。”宋江道:“实是二郎要去,不敢苦留。如若得闲时,再来相会几时。”武松相谢了宋江。柴进取出些金银送与武松。武松谢道:“实是多多相扰了大官人!”

武松缚了包裹,拴了哨棒要行,柴进又治酒食送路。武松穿了一领新衲红绸袄,戴着个白范阳毡笠儿,背上包裹,提了哨棒,相辞了便行。宋江道:“贤弟少等一等。”回到自己房内,取了些银两,赶出到庄门前来说道:“我送兄弟一程。”宋江和兄弟宋清两个等武松,辞了柴大官人,宋江也道:“大官人,暂别了便来。”

三个离了柴进东庄,行了五七里路,武松作别道:“尊兄,远了,请回。柴大官人必然专望。”宋江道:“何妨再送几步。”路上说些闲话,不觉又过了三二里。武松挽住宋江手道:“尊兄不必远送。常言道:‘送君千里,终须一别。’”宋江指着道:“容我再行几步。兀那官道上有个小酒店,我们吃三钟了作别。”

三个来到酒店里,宋江上首坐了;武松倚了哨棒,下席坐了;宋清横头坐定。便叫酒保打酒来,且买些盘馔果品菜蔬之类,都搬来摆在桌子上。三人饮了几杯,看看红日半西,武松便道:“天色将晚。哥哥不弃武二时,就此受武二四拜,拜为义兄。”

宋江大喜,武松纳头拜了四拜。宋江叫宋清身边取出一锭十两银子,送与武松。武松那里肯受,说道:“哥哥客中自用盘费。”宋江道:“贤弟,不必多虑。你若推却,我便不认你做兄弟。”武松只得拜受了,收放缠袋里。宋江取些碎银子还了酒钱,武松拿了哨棒,三个出酒店前来作别。武松堕泪拜辞了自去。

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门前,望武松不见了方才转身回来。行不到五里路头,只见柴大官人骑着马,背后牵着两匹空马来接。宋江望见了大喜,一同上马回庄上来。下了马,请入后堂饮酒。宋江弟兄两个自此只在柴大官人庄上。

话分两头。只说武松自与宋江分别之后,当晚投客店歇了;次日早,起来打火吃了饭,还了房钱,拴束包裹,提了哨棒,便走上路;寻思道:“江湖上只闻说及时雨宋公明,果然不虚!结识得这般弟兄,也不

枉了!”

武松在路上行了几日，来到阳谷县地面。此去离县治还远。当日晌午时分，走得肚中饥渴，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，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，上头写着五个字道：“三碗不过冈”。

武松入到里面坐下，把哨棒倚了，叫道：“主人家，快把酒来吃。”只见店主人把三只碗、一双箸、一碟热菜，放在武松面前，满满筛一碗酒来。武松拿起碗一饮而尽，叫道：“这酒好生有气力！主人家，有饱肚的，买些吃酒。”酒家道：“只有熟牛肉。”武松道：“好的切二三斤来吃酒。”

店家去里面切出二斤熟牛肉，做一大盘子，将来放在武松面前；随即再筛一碗酒。武松吃了道：“好酒！”又筛下一碗。

恰好吃了三碗酒，再也不来筛。武松敲着桌子，叫道：“主人家，怎的不来筛酒？”酒家道：“客官，要肉便添来。”武松道：“我也要酒，也再切些肉来。”酒家道：“肉便切来添与客官吃，酒却不添了。”武松道：“却又作怪！”便问主人家道：“你如何不肯卖酒与我吃？”酒家道：“客官，你须见我门前招旗上面明明写道：‘三碗不过冈’。”武松道：“怎地唤做‘三碗不过冈’？”酒家道：“俺家的酒虽是村酒，却比老酒的滋味；但凡客人，来我店中吃了三碗的，便醉了，过不得前面的山冈去；因此唤做‘三碗不过冈’。若是过往客人到此，只吃三碗，更不再问。”武松笑道：“原来恁地；我却吃了三碗，如何不醉？”酒家道：“我这酒叫做‘透瓶香’，又唤做‘出门倒’：初入口时，醺（nóng）（酒味醇浓）好吃，少刻即便倒。”武松道：“休要胡说！没地不还你钱！再筛三碗来我吃！”

酒家见武松全然不动，又筛三碗。武松吃道：“端的好酒！主人家，我吃一碗还你一碗钱，只顾筛来。”酒家道：“客官，休只管要饮。这酒端的要醉倒人，没药医！”武松道：“休得胡鸟说！便是你使蒙汗药在里面，我也有鼻子！”

店家被他发话不过，一连又筛了三碗。武松道：“肉便再把二三斤来吃。”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，再筛了三碗酒。

武松吃得口滑，只顾要吃；去身边取些碎银子，叫道：“主人家，你且来看我银子！还你酒肉钱够么？”酒家看了道：“有余，还有些贴钱与你。”武松道：“不要你贴钱，只将酒来筛。”酒家道：“客官，你要吃酒时，还有五六碗酒哩！只怕你吃不得了。”武松道：“就有五六碗多时，你尽

数筛将来。”酒家道：“你这条长汉倘或醉倒了时，怎扶得你住！”武松答道：“要你扶的不算好汉！”

酒家那里肯将酒来筛。武松焦躁，道：“我又不白吃你的！休要引老爹性发，通教你屋里粉碎！把你这鸟店子倒翻转来！”酒家道：“这厮醉了，休惹他。”再筛了六碗酒与武松吃了。前后共吃了十八碗，掂了哨棒，立起身来，道：“我却又不曾醉！”走出门前来，笑道：“却不说‘三碗不过冈’！”手提哨棒便走。

酒家赶出来叫道：“客官，那里去？”武松立住了，问道：“叫我做什么？我又不少你酒钱，唤我怎地？”酒家叫道：“我是好意。你且回来我家看抄白官司榜文。”武松道：“什么榜文？”酒家道：“如今前面景阳冈上有只吊睛白额大虫，晚了出来伤人，坏了三二十条大汉性命。官司如今杖限猎户擒捉发落。冈子路口都有榜文：可教往来客人结伙成队，于巳、午、未三个时辰过冈；其余寅、卯、申、酉、戌、亥六个时辰不许过冈。更兼单身客人，务要等伴结伙而过。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时分，我见你走都不问人，枉送了自家性命。不如就我此间歇了，等明日慢慢凑得三二十人，一齐好过冈子。”

武松听了，笑道：“我是清河县人氏，这条景阳冈上少也走过了一二十遭，几时见说有大虫！你休说这般鸟话来吓我！——便有大虫，我也不怕！”酒家道：“我是好意救你；你不信时，进来看官司榜文。”武松道：“你鸟做声！便真个有虎，老爷也不怕！你留我在家里歇，莫不半夜三更，要谋我财，害我性命，却把鸟大虫唬吓我？”酒家道：“你看么！我是一片好心，反做恶意，倒落得你恁地说！你不信我时，请尊便自行！”一面说，一面摇着头，自进店里去了。

这武松提了哨棒，大着步，自过景阳冈来。约行了四五里路，来到冈子下，见一大树，刮去了皮，一片白，上写两行字。武松也颇识几字，抬头看时，上面写道：“近因景阳冈大虫伤人，但有过往客商可于巳、午、未三个时辰结伙成队过冈，请勿自误。”

武松看了，笑道：“这是酒家诡诈，惊吓那等客人，便去那厮家里宿歇。我却怕什么鸟！”横拖着哨棒，便上冈子来。

那时已有申牌时分，这轮红日仄(yān)仄(安静地，慢慢地)地相傍下山。武松乘着酒兴，只管走上冈子来。走不到半里多路，见一个败落的山神庙。行到庙前，见这庙门上贴着一张印纸榜文。武松住了脚读时，

上面写道：——

“阳谷县示：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，见今杖限各乡里正并猎户人等行捕未获。如有过往客商人等，可于巳、午、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冈；其余时分，及单身客人，不许过冈，恐被害伤性命。各宜知悉。政和……年……月……日。”

武松读了印信榜文，方知端的有虎；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，寻思道：“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，难以转去。”存想了一回，说道：“怕什么鸟！且只顾上去看怎地！”

武松正走，看看酒涌上来，便把毡笠儿掀在脊梁上，将哨棒绾(wǎn)（系结）在肋下，一步步上那冈子来；回头看这日色时，渐渐地坠下去了。此时正是十月间天气，日短夜长，容易得晚。武松自言自语道：“那得什么大虫！人自怕了，不敢上山。”

武松走了一直（一阵），酒力发作，焦热起来，一只手提着哨棒，一只手把胸膛前袒开，踉踉跄跄，直奔过乱树林来；见一块光挞挞大青石，把那哨棒倚在一边，放翻身体，却待要睡，只见发起一阵狂风。那一阵风过了，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。武松见了，叫声：“阿呀”，从青石上翻将下来，便拿那条哨棒在手里，闪在青石边。那个大虫又饥、又渴，把两只爪在地下略按一按，和身望上一扑，从半空里窜将下来。武松被那一惊，酒都做冷汗出了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；武松见大虫扑来，只一闪，闪在大虫背后。那大虫背后看人最难，便把前爪搭在地下，把腰胯一掀，掀将起来。武松只一闪，闪在一边。大虫见掀他不着，吼一声，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，振得那山冈也动，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。武松却又闪在一边。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，一掀，一剪；三般捉不着时，气性先自没了一半。那大虫又剪不着，再吼了一声，一兜兜将回来。

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，双手抡起哨棒，尽平生气力，只一棒，从半空劈将下来。只听得一声响，簌簌地，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。定睛看时，一棒劈不着大虫；原来打急了，正打在枯树上，把那条哨棒折做两截，只拿得一半在手里。那大虫咆哮，性发起来，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。武松又只一跳，却退了十步远。那大虫却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。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，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肱(gē)膝(dā)(一下子)地揪住，一按按将下来。那只大虫急要挣扎，被武

松尽气力捺定，那里肯放半点儿松宽。

武松把只脚望大虫面门上、眼睛里，只顾乱踢。那大虫咆哮起来，把身底下爬起两堆黄泥做了一个土坑。武松把大虫嘴直按下黄泥坑里去。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气力。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捺住顶花皮，偷出右手来，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，尽平生之力只顾打。打到五七十拳，那大虫眼里、口里、鼻子里、耳朵里，都迸出鲜血来，更动弹不得，只剩口里兀自气喘。

武松放了手，来松树边寻那打折的棒槌，拿在手里；只怕大虫不死，把棒槌又打了一回。眼见气都没了，方才丢了棒，寻思道：“我就地拖得这死大虫下冈子去？……”就血泊里双手来提时，那里提得动。原来使尽了气力，手足都苏软了。

武松再来青石上坐了半歇，寻思道：“天色看看黑了，倘或又跳出一只大虫来时，却怎地斗得他过？且挣扎下冈子去，明早来理会。”就石头边寻了毡笠儿，转过乱树林边，一步步捋下冈子来。走不到半里多路，只见枯草中钻出两只大虫来。武松道：“阿呀，我今番罢了！”只见那两只大虫在黑影里直立起来。

武松定睛看时，却是两个人，把虎皮缝做衣裳，紧紧缘在身上，手里各拿着一一条五股叉，见了武松，吃一惊，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吃了獠(hū)狍(lù)(鳄鱼)心，豹子肝，狮子腿，胆倒包着身躯！如何敢独自一个，昏黑将夜，又没器械，走过冈子来！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是人？是鬼？”武松道：“你两个是什么人？”那个人道：“我们是本处猎户。”武松道：“你们上岭来做什么？”两个猎户失惊道：“你兀自不知哩！如今景阳冈上有一只极大的大虫，夜夜出来伤人！只我们猎户也折了七八个；过往客人不记其数，都被这畜生吃了！本县知县着落当乡里正和我们猎户人等捕捉。那业畜势大难近，谁敢向前！我们为他，正不知吃了多少限棒，只捉他不得！今夜又该我们两个捕猎，和十数个乡夫在此，上上下下放了窝弓(猎人用以捕兽的伏弩)药箭等他。正在这里埋伏，却见你大刺刺地从冈子上走将下来，我两个吃了一惊。你却正是甚人？曾见大虫么？”武松道：“我是清河县人氏，姓武，排行第二。却才冈子上乱树林边，正撞见那大虫，被我一顿拳脚打死了。”两个猎户听得，痴呆了，说道：“怕没这话？”武松道：“你不信时，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迹。”两个道：“怎地打来？”

武松把那打大虫的本事再说了一遍。两个猎户听了，又喜又惊，叫拢那十个乡夫来。只见这十个乡夫都拿着钢叉、踏弩、刀、枪，随即拢来。武松问道：“他们众人如何不随你两个上山？”猎户道：“便是那畜生利害，他们如何敢上来！”一伙十数个人都在面前。两个猎户叫武松把打大虫的事说向众人，众人都不肯信。武松道：“你众人不肯信时，和我去看便了。”众人身边有火刀、火石，随即发出火来，点起五七个火把。众人都跟着武松一同再上冈子来，看见那大虫做一堆儿死在那里。众人见了大喜，先叫一个去报知本县里正并该管上户。

这里五七个乡夫自把大虫缚了，抬下冈子来。到得岭下，早有七八十人都哄将来；先把死大虫抬在前面，将一乘兜轿抬了武松投本处一个上户家来。那上户、里正都在庄前迎接，把这大虫抬到草厅上。却有本乡上户、本乡猎户，三二十人，都来相探武松。众人问道：“壮士高姓大名？贵乡何处？”武松道：“小人是此间邻郡清河县人氏。姓武，名松，排行第二。因从沧州回乡来，昨晚在冈子那边酒店吃得大醉了，上冈子来，正撞见这畜生。”把那打虎的身分、拳脚，细说了一遍，众上户道：“真乃英雄好汉！”众猎户先把野味将来与武松把杯。

武松因打大虫困乏了，要睡。大户便叫庄客打并客房，且教武松歇息。到天明，上户先使人去县里报知，一面合具虎床，安排端正，迎送县里去。

天明，武松起来，洗漱罢，众多上户牵一腔羊，挑一担酒，都在厅前伺候。武松穿了衣裳，整顿巾帻，出到前面，与众人相见。众上户把盏，说道：“被这个畜生正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，连累猎户吃了几顿限棒！今日幸得壮士来到，除了这个大害！第一，乡中人民有福；第二，客侣通行。实出壮士之赐！”武松谢道：“非小人之能，托赖众长上福荫。”

众人都来作贺。吃了一早晨酒食，抬出大虫，放在虎床上。众乡村上户都把缎匹、花红来挂与武松。武松有些行李包裹，寄在庄上。一齐都出庄门前来。

早有阳谷县知县相公使人来接武松。都相见了，叫四个庄客将乘凉轿来抬了武松，把那大虫扛在前面，挂着花红、缎匹，迎到阳谷县里来。

那阳谷县人民听得说一个壮士打死了景阳冈上大虫，迎喝了来，尽皆出来看，哄动了那个县治。武松在轿上看时，只见**亚肩叠背**（肩压肩，背

挨背，形容人多拥挤），闹闹穰穰，屯街塞巷，都来看迎大虫。到县前衙门口，知县已在厅上专等，武松下了轿。扛着大虫，都到厅前，放在甬道上。

知县看了武松这般模样，又见了这个老大锦毛大虫，心中自忖道：“不是这个汉，怎地打得这个虎！”便唤武松上厅来。

武松去厅前声了喏。知县问道：“你那打虎的壮士，你却说怎生打了这个大虫？”武松就厅前将打虎的本事说了一遍，厅上厅下众多人等都惊得呆了。知县就厅上赐了几杯酒，将出上户凑的赏赐钱一千贯给与武松。武松禀道：“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，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。非小人之能，如何敢受赏赐。小人闻知这众猎户因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，何不就把这一千贯给散与众人去用？”知县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任从壮士。”

武松就把这赏钱在厅上散与众人——猎户。知县见他忠厚仁德，有心要抬举他，便道：“虽你原是清河县人氏，与我这阳谷县只在咫尺。我今日就参你在本县做个都头，如何？”武松跪禀道：“若蒙恩相抬举，小人终身受赐。”

知县随即唤押司立了文案，当日便参武松做了步兵都头。众上户都来与武松作贺庆喜，连连吃了三五日酒。武松自心中想道：“我本要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，谁想倒来做了阳谷县都头！”自此，上官见爱，乡里闻名。

又过了三二日，那一日，武松走出县前来闲玩，只听得背后一个人叫声：“武都头，你今日发迹了，如何不看觑我则个？”武松回过头来看了，叫声：“阿呀！你如何却在这里？”不是武松见了这个人，有分教阳谷县中，尸横血染；直教：

钢刀响处人头滚，宝剑挥时热血流。

毕竟叫唤武都头的正是甚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

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

话说当日武都头回转身来看见那人，扑翻身便拜。那人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武松的嫡亲哥哥武大郎。武松拜罢，说道：“一年有余不见哥哥，如何却在这里？”武大道：“二哥，你去了许多时，如何不寄封书来与我？我又怨你，又想你。”武松道：“哥哥如何是怨我、想我？”武大道：“我怨你时，当初你在清河县里，要便吃酒醉了，和人相打，常时吃官司，教我要便随衙听候，不曾有一个月清静，常教我受苦；这个便是怨你处。想你时，我近来取得一个老小，清河县人不怯气，都来相欺负，没人做主；你在家时，谁敢来放个屁；我如今在那里安不得身，只得搬来这里赁房居住；因此便是想你处。”

看官听说：原来武大与武松是一母所生两个。武松身長八尺，一貌堂堂；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——不恁地，如何打得那个猛虎？这武大郎身不满五尺，面目丑陋，头脑可笑；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，起他一个浑名，叫做三寸丁谷树皮。那清河县里，有一个大户人家，有个使女，娘家姓潘，小名唤做金莲；年方二十余岁，颇有些颜色。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，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，意下不肯依从。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，却倒赔些房奁(lián)(嫁妆)，不要武大一文钱，白白地嫁与他。自从武大娶得那妇人之后，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，却来他家里撻(hāo)恼(引出烦恼，搅扰)。原来这妇人见武大身材短矮，人物猥(wěi)獷(cuī)(丑陋难看)，不会风流；他倒无般不好，为头的爱偷汉子。那武大是个懦弱本分人，被这一班人不时间在门前叫道：“好一块羊肉，倒落在狗口里！”因此，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，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，每日仍旧挑卖炊饼。此日，正在县前做买卖。

当下见了武松，武大道：“兄弟，我前日在街上听得人沸沸地说道：‘景阳冈上一个打虎的壮士，姓武，县里知县参他做个都头。’我也八分猜道是你，原来今日才得撞见。我且不做买卖，一同和你家去。”武松道：“哥哥，家在那里？”武大用手指道：“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。”

武松替武大挑了担儿，武大引着武松，转弯抹角，一径望紫石街来。转过两个弯，来到一个茶坊间壁，武大叫一声：“大嫂开门。”只见帘子开处，一个妇人出到帘子下，应道：“大哥，怎地半早便归？”武大道：“你的叔叔在这里，且来厮见。”武大郎接了担儿入去便出来道：“二哥，入屋里来和你嫂嫂相见。”

武松掀起帘子，入进里面，与那妇人相见。武大说道：“大嫂，原来景阳冈上打死大虫、新充做都头的正是我这兄弟。”那妇人叉手向前道：“叔叔万福。”武松道：“嫂嫂请坐。”

武松当下推金山、倒玉柱，纳头便拜。那妇人向前扶住武松，道：“叔叔，折杀奴家！”武松道：“嫂嫂受礼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奴家听得间壁王乾娘说，‘有个打虎的好汉迎到县前来’，要奴家同去看一看。不想去得迟了，赶不上，不曾看见，原来却是叔叔。且请叔叔到楼上去坐。”

三个人同到楼上坐了。那妇人看着武大，道：“我陪侍着叔叔坐地。你去安排些酒食来管待叔叔。”武大应道：“最好。——二哥，你且坐一坐，我便来也。”

武大下楼去了。那妇人在楼上看了武松这表人物，自心里寻思道：“武松与他是嫡亲一母兄弟，他又生得这般长大。我嫁得这等一个，也不枉了为人一世！你看我那三寸丁谷树皮，三分像人，七分似鬼，我直恁地晦气！据着武松，大虫也吃他打倒了，他必然好气力。说他又未曾婚娶，何不叫他搬来我家里住？……不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！……”

那妇人脸上堆下笑来问武松道：“叔叔，来这里几日了？”武松答道：“到此间十数日了。”妇人道：“叔叔，在那里安歇？”武松道：“胡乱权在县衙里安歇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叔叔，恁地时却不便当。”武松道：“独自一身，容易料理。早晚自有士兵伏侍。”妇人道：“那等人伏侍叔叔，怎地顾管得到。何不搬来一家里住？早晚要些汤水吃时，奴家亲自安排与叔叔吃，不强似这伙腌(ā)臢(zā)(不干净，卑劣)人？叔叔便吃口清汤也放心得下。”武松道：“深谢嫂嫂。”

那妇人道：“莫不别处有婶婶？可取来厮会也好。”武松道：“武二并不曾婚娶。”妇人又问道：“叔叔，青春多少？”武松道：“武二二十五岁。”那妇人道：“长奴三岁。叔叔，今番从那里来？”武松道：“在沧州住了一年有余，只想哥哥在清河县住，不想却搬在这里。”

那妇人道：“一言难尽！自从嫁得你哥哥，吃他忒善了，被人欺负；